

春满滇池访晓雪

祁念曾

春水盈盈，莺飞草长，就在这风光如画的滇池之滨，我见到了中国作协理事、云南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晓雪同志。

晓雪，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许多人都误以为是女性。其实，他是一个标准的中国男子汉，一米八的个头，两眼炯炯有神，端庄英俊的面容简直不象五十年的人，身穿一套藏蓝色西装，显得精明强干，风度翩翩。古人说：“诗如其人”，怪不得他的诗写得那样洒脱俊逸呢！

他是白族人，1956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大学生。苍山洱海的秀色灵气给了他诗人的风采，珞珈山下的学术氛围又赋予他学者的气质。他酷爱艾青的诗，大学的毕业论文题为《生活的牧歌》，就是专论艾青诗作的。此文经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但时隔不久，艾青同志被错划右派，晓雪也被株连。反动文痞姚文元曾在文章中多次点名批判《生活的牧歌》，给晓雪扣上了吓人的政治帽子，使他在十年动乱中惨遭迫害。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晓雪同志才得以彻底平反。他深有感触地说：“与我们祖国和人民的苦难相比，与文学界的前辈诗人相比，我个人的这点挫折、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因此，我很少在诗中写个人的悲伤和痛苦。一个诗人，只有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诗才有生命力。”

在谈到当前诗歌创作现状时，晓雪认为，当前诗歌创作不大景气，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年来，有些诗人表现出强烈的贵族化倾向，诗写得越来越难懂，让人莫名其妙，离群众的生活越来越远。任何诗人写诗都要考虑到读者，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诗脱离了人民，人民就会摒弃诗。这种事例，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太多了！我喜欢屈原、李白，也喜欢杜甫、白居易；喜欢郭沫若、艾青，也喜欢戴望舒、贺敬之。因为他们的诗作都和祖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不是躲在个人的小天地里长吁短叹。

我问他：“你的诗大多是新生活的颂歌。有人说，唱颂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他笑了笑说：“真正的诗，应该

是是非非之口可堵
一
叶
遥展千秋伟业
丁卯孟秋松德书

松德书

是美的。它追求美，探索美，揭示美、创造美。诗人应该努力挖掘和表现我们时代的美、生活的美、自然的美、精神的美，使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作为一个新中国的诗人，为祖国的锦绣山河、人民的英雄业绩、改革的沸腾生活唱颂歌，又有什么不对呢？当然，诗歌也应当无情地鞭挞假恶丑，应该忧愤、悲泣、控诉、呐喊，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真善美更快地成长起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诗人应有这种态度。”

在谈到诗歌形式时，晓雪同志说：“我从小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外祖母常给我讲白族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如《望夫云》、《美人石》、《蝴蝶泉》等。我觉得民间文学的形式优美，源远流

说是道非，谁都厌恶，因为人人都懂得“三人成虎”的杀伤力和对团结干四化的破坏性。

惟其厌恶，所以人们称那种经常拨弄是非、制造流言蜚语的人为“是非精”、“嚼舌根”，以示谴责。但即使是十手所指，也难改变此种人的癖好。

前些日，某单位一场风波过后，有心人作过一个调查，经常一起说东道西、拨弄是非者就是那几位终日无所事事或有事不干的“帮闲”。这只“麻雀”的解剖，基本符合是非场的普遍“规律”。这就是说，是非起于闲极无聊之辈，流

言出于“帮闲”之口。不难设想，由于这类人等口、脑俱闲；有的是精力和时间去拨弄是非，以度时日。

“闲极无聊”算是“虚症”，此症可治，改革就是良方。或搞承包，或搞岗位责任制，总之把他们放在实实在在的、有所事干的岗位上，一个钉子一个眼，迫使他们感受一点新时期的使命感，让他们失去“嚼舌根”的环境和条件，不让他们在“浪打浪”的是非场里厮混，事情可能就会向良性方面转化了。

一位哲学家曾说，人的脑子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难以容纳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干事的时间大脑叫工作占领了，自然无暇“嚼舌根”，如此一来，是非之口或可不堵自封。



明志拒贿诗

董政军

“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塞乾坤有鬼神”。

这是明代主考官李汰的一首清廉拒贿诗，有一次，李汰到福建主持科举考试。一天夜里有个才疏学浅的腐儒，仗势祖荫权势，妄图以黄金向李汰买得“金榜题名”。李汰挥笔写了这首诗，表白了自己的严正态度。

明朝永乐年间，巡按吴纳有一次到外地巡察，某些头面人物派人向他送去黄金和珍贵物品。吴纳二话没说，举笔写下一首矢志不收馈赠的回绝诗：“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间。”

“喜利门前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外，闲阅床头几卷书。”这是永乐进士于谦赞“不收悬鱼”，钦慕清廉的明志诗。据传东汉太守羊续为官清廉，有一次，下属给他送来几条鲜活的大肥鱼，他却让挂在屋外的柱子上，直到成了鱼干。后来，凡是讨好或有求于羊续而去“走后门”送礼的，一望柱子上的臭鱼干，都只好悻悻离去。

留在青岛的遗憾

薛采蓉

我出差去青岛，在火车上偶从报角发现这样一则消息，说是已确定我国三十年代的著名女作家肖红在青岛的故居为观象一路一号。这则不引人注意的消息却使我的心为之一动。

也许因为自己也是女性，抑或是气质、性格的相近，我对肖红的作品有着特殊的偏爱，我曾流着泪读过她的小说、散文以及关于她的传记，对她坎坷不幸的一生充满了悲愤的同情，并衷心仰慕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到了青岛，顾不上去看我久已向往的大海，便径直奔向市区，找寻观象一路。穿过人群熙攘的闹市，登上一条山脊，一路打探，好不容易才摸到观象一路，可谁知我竟是从它的末端走过来的。沿着石子铺成的缓缓的斜坡，我一路倒着数门牌，长长的街只走不见一号。

终于找到了。这是个座落在观象山山梁上的一座老式的两层小楼房。我抹去额头的汗，小心地向院子里张望，可是小院静悄悄的，没有参观的人群，没有陈列、简介之类象征名人故居的任何标志。我以为找错了门，这时一位中年妇女从屋里走了出来。我上前问她：“这是作家肖红的故居吗？”“噢，听说有个作家在楼上住过。”她指着二楼上

一间房说。“有人来参观吗？”“有人来过，不多。”“那房子还是原来的陈设吗？”她摇摇头回答说那房子已屡换房主，现在的房主到工厂上班去了。她问我要不要上楼去看看，我说不用了。那大嫂却热情地劝我：“你上去看看吧，打老远的来了。听说肖红和肖军两人就住在这儿，他们是父女俩吧？”我愕然！这里的人对肖红的事竟一无所知。

我悻悻地走了出去。

站在门首，伫目望去，不远处就是翠绿的青山，我暗暗佩服作家择居的匠心。记得那传记上说肖红能在自己的窗口看到不断变化的大海，还可以看到翠茸茸的群山，可惜这些我都无法登临体验了，只能

念奴娇·登长白山
徐志诚
巍巍长白山，展乾坤，眼底云青腾
跃。冷松空光，夏风习习，华盖中天
托。[注]
火山喷发，形成如此奇兵。
联军抗战当年，同仇敌愾，终把
虎啸松林，水鸣瀑布，华物繁非
应。仙子，携来天地同乐。
峰华盖峰，指长白山景最高

想象她是怎样在这小楼里忍受着贫病的煎熬，饱蘸着血和泪抒写胸中的不平与愤怒，完成了她的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生死场》，使看过这部作品的人，无不为其的庄严悲壮的气氛所感染，感受到作家对祖国和人民广博而深沉的爱。

这里，只是作家颠沛流离中短暂的一栖，流亡途中的一个驿站，然而却是她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度过少有的难忘岁月的地方。她在这

里开始了和鲁迅先生的交往，从而写下了两代作家之间伯乐与千里马的文坛佳话。在这美丽的如画的地方只住了半年，但是“这是充满诗意的半年，是丰收的半年”（见《肖红传》）。

可现在这里已没有半丝她生活过的痕迹了，人们也早已把她淡忘……

青岛，美丽的青岛，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的，但也留下了我深深的遗憾：近在咫尺却未能瞻仰我崇敬的作家的居室。

城固清代的职官制度

王祥玉

清代地方上的封建职官制度，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支柱。尽管糜烂腐败，但能延续268年之久，其中自有可取之处。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对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大有裨益的。

据《城固县志》和有关资料记载，顺治至宣统的10个封建王朝中，先后有85名知县任职。这些职官的籍贯、学历和任期，集中反映出清代地方职官制度的三大特点：

其一，坚持回避原则。清代的城固县，人才济济，任中央、省、府、州、县的职官很多，但本县首脑名单中没有一个城固籍的，掌管军政大权者都来自500里开外的全国各地。他们到城固做官多是孤身一人，很少携带家属，故无宗族、子女、亲戚在一块参政之嫌。这样的回避有许多好处，可以防止官场利用乡土、亲族关系结帮织网，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堵塞以权谋私、荒废政务的漏洞。

其二，严格选拔人才。清代沿用明制，把科举作为培养和选拔官吏的唯一途径。曾在城固任过知县的85名职官全是科甲出身，其中举人、进士较多，贡生、监生最少。仅雍正八年有一名生员聂盛燕，学识虽浅，然而事必躬亲，善于学习，理政有方。至于保举或捐纳入仕者，根本无法染指。

其三，实行任期制。清代的城固知县任职有三种情况：一是“任”，由中央直接任命合格的人担任正式县令；二是“署”，到任后先试用二年（后改三年），若称职再正式委任；三是“代”，缺任时由上级派官员代行知县职权。无论哪种形式，每三年都由吏部督察院考核一次，视其称职与否决定去留。一般只任三年，不能连任。若政绩卓著或由署职改为正式任职的，也得隔一段时间才能回任。这种机会很少，85名知县中仅有二人回任过一次。如浙江的陈鹰霖，光绪

二十五年初任结束，时隔五年，到光绪三十年才被召回继任。其他都是任满离职，不存在终身仕宦的弊端。



刊头设计 郭义明
本版编辑 杨乾坤

注：朱仙镇为我国古代四大名镇之一，也是岳飞大破金兵的著名古战场。

古今名联
精忠贯日月
壮志垂山河
——开封朱仙镇岳王庙



罗升有

(成语一)

上期谜面：林冲误入白虎堂
谜底：高地局